

孙光宪江南、湖湘之行考述

赵晓兰

(四川师范大学 文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8)

摘要:孙光宪曾有江南、湖湘之行。孙光宪长期任职于荆南,荆南地狭兵弱,而吴及南唐幅员辽阔,国力强盛,与吴及南唐的关系是荆南对外关系的最重要的组成部份,荆南与楚国的关系则复杂而微妙。孙光宪的江南、湖湘之行尤其是江南之行,有很大可能在其任职荆南期间。

关键词:孙光宪;江南;湖湘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04)04-0041-05

孙光宪是五代著名作家。关于其生平事迹,论者多述及其蜀中、荆南之经历。有学者认为:“早在前蜀王建的扩地战争尚未结束时,他就投身社会,只身匹马周游巴蜀,也到过湖湘、江浙等地。”[1](下册,725页)笔者认为,孙光宪确曾有江南、湖湘之行。但其江南、湖湘之行,尤其是其江南之行,有很大可能在孙光宪任职荆南期间。以下,拟就此作一初步探索。

—

后唐明宗天成元年(926),“梁震荐前陵州判官贵平孙光宪于(高)季兴,使掌书记”[2](卷275,8979页)。从此,由蜀中辗转来到荆南的孙光宪开始了他在荆南长达37年的仕宦生涯。

荆南为高季兴所建,凡传五主,共经57年,其疆域仅有荆州(今湖北江陵)、归州(今湖北秭归)、峡州(今湖北宜昌)三州,地狭力弱,是十国中最小最弱之国。尽管荆南为小国,但因荆州自古以来为兵家要地,在南北政治、军事形势错综复杂,南方诸国势均力敌、诸方对峙的特殊历史时期,自然成为南方

各国的屏障及诸强矛盾的缓冲地带。江陵四通八达,乃南北贸易枢纽,在吴(南唐)为保境而封锁江淮漕路后,荆南更成为交通中枢及南北贸易的主要商路,而高氏也以商税作为财赋首要来源。

关于荆南特殊的地理位置及其时复杂多变的政治、军事、经济形势和高氏政权的对外政策,史学家曾有过这样的精彩记述:“初,荆南介居湖南、岭南、福建之间,地狭兵弱,自武信王(高)季兴时,诸道人贡过其境者,多掠夺其货币。及诸道移书诘让,或加以兵,不得已复归之,曾不为愧。及(高)从海立,唐、晋、契丹、汉更据中原,南汉、闽、吴、蜀皆称帝,从海利其赐予,所向称臣。诸国贱之,谓之‘高无赖’。”[2](卷287,9375—9376页)高氏掠夺过境货币实为无赖行径,但“所向称臣”,事大以保其国,确为高氏对外政策的基本出发点,而吴及其后的南唐正是高氏“称臣”的主要对象,和吴及南唐的关系是荆南对外关系的最重要的组成部份。

吴由出身农家的庐州合肥人杨行密所建,都广陵(今扬州)。自杨行密据有淮南后,吴地屡遭兵祸,土地荒芜,圉幅数百里,人烟断绝。行密奉行保境息民、安抚内部国策,保持江淮一带长久的安定局

收稿日期:2004-03-27

作者简介:赵晓兰(1948—),女,江苏镇江人,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面。至其子杨渥时,吴疆域辽阔,其辖区包括扬、楚、泗等30州,淮南、宁国等五节度,为十国割据政权中的强盛者。然杨氏诸子,或聚敛民财,或昏暴嗜杀,故大权旁落。至杨行密次子杨隆演继位后,吴国政归徐温。后晋天福二年(937),徐温养子徐知诰废吴帝,即皇帝位于金陵,国号唐,史称南唐。南唐建国后,厉行保境息民之国策,经济发达,人材众多,盛时疆域多达35州,地大力强,且据长江之险,与同时割据诸国相比,隐然大邦。荆南政权于吴、南唐称臣,正是着眼于吴及南唐辽阔的地域和雄厚的实力。

据史书记载,自后唐明宗天成元年(926)孙光宪任职荆南始,至宋太祖建隆四年(963)宋兵南下,假道江陵,荆南纳地归降止,尽管其间有波折,荆南与吴及南唐大体保持着较密切的联系,有较频繁的政治、军事和外交往来。现择要列举如下:

后唐明宗天成二年(927),“三月,唐刘训、楚许德勋会兵侵荆南,南平王季兴乞师于我,(吴)王遣水军援之。”[3](卷3,63页)

天成二年(927),“楚王(马)殷遣中军使史光宪入贡,帝赐之骏马十,美女二。过江陵,高季兴执光宪而夺之,且请举镇自附于吴。徐温曰:‘为国者当务实效而去虚名。高氏事唐久矣,洛阳去江陵不远,唐人步骑袭之甚易,我以舟师泝流救之甚难。夫臣人而弗能救,使之危亡,能无愧乎!’乃受其贡物,辞其称臣,听其自附于唐。”[2](卷275,9005—9006页)

天成三年(928),“吴……水军万人攻楚岳州……。迟明,吴人进军荆江口,将会荆南兵攻岳州……吴军大败。”[2](卷276,9017页)

天成三年(928),“六月,辛巳,高季兴复请称藩于吴,吴进季兴爵秦王,帝诏楚王(马)殷讨之。殷遣许德勋将兵攻荆南……季兴从子云猛指挥使从嗣单骑造楚壁……副指挥使廖匡齐出与之斗,拉杀之。季兴惧,明日,请和,德勋还。”[2](卷276,9020页)

天成三年(928),“九月,辛巳,荆南败楚兵于白田,执楚岳州刺史李廷规,归于吴。”[2](卷276,9023页)

天成三年(928),“九月……己亥,(帝)以武宁节度使房知温兼荆南行营招讨使,知荆南行府事;分遣中使发诸道兵赴襄阳,以讨高季兴。”[2](卷276,9023—9024页)天成三年(928),“十二月……荆南节度使高季兴寝疾,命其子行军司马、忠义节度使、同平章事从海权知军府事;丙辰,季兴卒。吴主以从海

为荆南节度使兼侍中。”[2](卷276,9025—9026页)

天成四年(929),“高季兴之叛也,其子从海切谏,不听。从海既袭位,谓僚佐曰:‘唐近而吴远,舍近臣远,非计也。’乃因楚王殷以谢罪于唐……复修职贡……帝许之……六月,……上表求内附。”[2](卷276,9030页)

长兴元年(930),“高从海遣使奉表诣吴,告以坟墓在中国,恐为唐所讨,吴兵援之不及,谢绝之。吴遣兵击之,不克。”[2](卷276,9040页)

后晋高祖天福元年(936),“高从海遣使奉笺于(吴臣)徐知诰,劝即帝位。”[2](卷280,9141页)

天福二年(937),“冬十月,吴徐浩称帝,国号曰齐。庚子,遣使来告即位。十一月,(荆南)王表请于齐,置邸金陵,许之。”[3](卷101,1441页)

天福三年(938)春,“正月甲子,(荆南)王遣庞守规如齐,贺即位。”[3](卷101,1441页)

天福四年(939)春,“二月,齐主复姓李氏,改国号唐,更名昇。是月,(荆南)王使王崇嗣如唐贺南郊。”[3](卷101,1442页)

后汉高祖天福十二年(947),“高从海闻杜重威叛,发水军数千袭襄州,山南东道节度使安审琦击却之。又寇郢州,刺史尹实大破之。乃绝汉,附于唐、蜀。”[2](卷287,9375页)

后汉隐帝乾祐三年(950),“马希萼以朝廷意佑楚王希广,怒,遣使称藩于唐,乞师攻楚……冬,十月,丙午,希广遣使上表告急,言:‘荆南、岭南、江南连谋,欲分湖南之地,乞发兵屯澧州,以扼江南、荆南援朗州之路。’”[2](卷289,9426—9427页)

后周世宗显德五年(958),“高保融遣指挥使魏璘将战船百艘东下会伐唐,至于鄂州。”[2](卷294,9578页)

……

从上述史料记载我们可以看出,在孙光宪任职荆南近40年的漫长历史岁月里,尽管有曲折,有反复,但荆南与吴和南唐之间大体保持着频繁和友好的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联系,荆南以吴和南唐为依托,吴和南唐则以荆南为屏障及盟友。休戚与共,唇亡齿寒,两个政权之间长达数十年的交往便是以此为基本出发点的。

除了以上重大国策的联系,荆南与吴和南唐间还有不少礼仪上的来往。由于其时政权更迭的频仍,风云变幻无常,这些礼仪往来似较正常时期更为

频繁：

后唐明宗天成三年(928)，“吴王太后殂。”[2]（卷276,9023页）

天成四年(929)，“吴主加尊号曰睿圣文明光孝皇帝，大赦，改元大和。”[2]（卷276,9035页）

后晋高祖天福二年(937)，“冬，十月，甲申，齐王(徐)浩即皇帝位于金陵，大赦，改元升元，国号唐。”[2]（卷281,9182页）

天福四年(939)，“二月，乙亥，改太祖庙号曰义祖。己卯，唐主为李氏考妣发哀，与皇后斩衰居庐，如初丧礼，朝夕临凡五十四日。”[2]（卷282,9198页）

后晋齐王天福八年(943)，唐主殂，“下制以齐王监国，大赦。”[2]（卷283,9245页）

天福八年(943)，三月，“唐元宗即位，大赦，改元保大。”[2]（卷283,9247页）

……

综上所述，无论是荆南与吴及南唐在国事上的联系或礼仪上的来往，曾任荆南掌书记、支使、郎中、节度判官等职，深受高氏倚重的孙光宪，都有多次机会前往江南，这一论断将在下面的论述中得到进一步的论证。

二

孙光宪，陵州贵平（今四川仁寿）人。其笔记《北梦琐言》题为“富春孙光宪纂集”[4]（卷1,1页）。富春，治所在今浙江富阳。此曰富春，盖举其郡望。[5]（卷140,1188页）。近人姜方锒曰：“光宪著书，自署富春人，盖郡望故也。林山腴先生云：按卫卿有孙林文，凡孙氏皆望富春，盖始于魏、晋。光宪本为陵州贵平人，而其著书自署曰‘富春孙光宪’，盖郡望莩望，宋人皆重之。”[6]（五代卷,100—101页）

孙光宪对富春充溢着自豪、向往、眷眷之情，那里郡望族望，与富春江、富春山相邻，而富春山相传为汉严子陵归隐耕钓之处。孙光宪对富春企慕之深，以至他的友人往往把“富春”作为其代称，如元登尝“谓旧族一二子弟曰：‘诸贤生在长安，闻事不迨富春，此则存好问之所宏益也。’”[4]（序,1页）友人齐己《寄荆幕孙郎中》云：“珠履风流忆富春，三千鹖鹭让精神。诗工凿破清求妙，道论研通白见真。四座共推操檄健，一家谁信买书贫。别来乡国魂应断，剑阁东西尽战尘。”[7]（卷844,9545页）故乡连绵

不断的战尘更增添了孙光宪对其郡望富春、对江南的渴慕与眷恋。这一份渴慕与眷恋在他的词作中得到了真切的体现。

孙光宪现存词80余首，载于《花间集》、《尊前集》、《历代诗馀》等，其中言及江南者约十余首，占其作品的八分之一。这些词的题材涉及的面较广，如《后庭花》缘题而赋，叙写以“景阳钟动”为特征的南朝宫庭的宴乐情事：

景阳钟动官莺啭，露凉金殿。轻飙吹起琼花旋，玉叶如剪。晚来高阁上，珠帘卷，见坠香千片。修蛾慢脸陪雕辇，后庭新宴。[8]（卷6,808页）

另一首《后庭花》则胸有所郁，触处伤怀，借叙写六朝故都石头城暮春的景色，抒发了吊古伤怀之感：

石城依旧空江国，故宫春色。七尺青丝芳草绿，绝世难得。玉英凋落尽，更何人识，野棠如织。只是教人添怨忆，怅望无极。[8]（卷6,808页）

《河传》吟咏隋炀帝开凿运河，乘龙舟南下游江都，荒乐亡国的史实，欲抑先扬，借古讽今：

太平天子，等闲游戏，疏河千里。柳如丝，偎倚，绿波春水，长淮风不起。如花殿脚三千女，争云雨，何处留人住？锦帆风，烟际红，烧空，魂迷大业中。[8]（卷6,800页）

《杨柳枝》从咏隋堤杨柳入手，抒发怀古伤今之情：

万株枯槁怨亡隋，似吊吴台各自垂。好是淮阴明月里，酒楼横笛不胜吹。[8]（卷6,829页）

《思越人》则描绘馆娃宫遗址景色，叙写西施旧事，抒发世事无常的悼古伤今之情：

古台平，芳草远，馆娃宫外春深。翠黛空留千载恨，教人何处相寻！绮罗无复当时事，露花点滴香泪。惆怅遥天横绿水，鸳鸯对对飞起。[8]（卷6,826页）

另一首《思越人》则描绘了长洲废苑（在今苏州西南）的荒凉、萧条景象，悬想当年西施盛年独处，吴国败亡后又愁苦而死的幽怨凄凉：

渚莲枯，官树老，长洲废苑萧条。想象玉人空处所，月明独上溪桥。经春初败秋风起，红兰绿蕙愁死。一片风流伤心地，魂销目断西子。

[8](卷6,827页)

《河传》则用清丽的笔触,热情赞美江南水乡少女的美丽姿容与万千风情:

风飏,波敛,团荷闪闪,珠倾露点。木兰舟上,何处吴娃越艳?藕花红照脸。大狂杀襄阳客,烟波隔,渺渺湖光白。身已归,心不归,斜晖,远汀溪鸟鵙飞。[8](卷6,802页)

《调笑令》似乎也是对仪态美好的江南水乡少女的热情讴歌,天真活泼的水乡少女,引发了作者绵绵的乡愁(按:《水调》乃隋炀帝自作,杜牧《扬州》:“谁家唱《水调》,明月满扬州。”):

柳岸水清浅,笑折荷花呼女伴。盈盈日照新妆面,水调空传幽怨。扁舟日暮笑声远,对此令人肠断。[8](卷6,833页)

《渔歌子》描绘了太湖秋夜美景,叙写作者秋夜泛舟太湖的襟抱、思绪:

泛流萤,明又灭,夜凉水冷东湾阔。风浩浩,笛寥寥,万顷金波澄澈。杜若洲,香郁烈,一声宿雁霜时节。经雷水(按:雷水在浙江吴兴,流入太湖),过松江(按:松江即吴淞江,在今江苏,为太湖最大支脉),尽属侬家日月。[8](卷6,830页)

《杨柳枝》抒写作者旅居吴地,临水凭栏,思乡怀人之情:

阊门(按:阊门,此指扬州城西门。)风暖落花千,飞遍江城雪不寒。独有晚来临水驿,闲人多凭赤栏干。[8](卷6,827页)

……

从作者对江南古迹的吟咏、对江南风物人情的赞美、对江南客居生活的描绘,我们可以明确判定,在江南这块秀美丰饶的土地,确曾留下过词人遒健的身影。而从贯穿其江南行大部份作品的吊古伤今、借古讽今之情及对六朝繁华不再的感喟哀叹,我们可以隐隐窥见作者对国是的深沉忧虑。前途渺茫,世事难以逆料,这样的感情意绪,正是其时任职于在夹缝中求生存、朝不虑夕的荆南小国的孙光宪所特有的。

孙光宪在《北梦琐言序》中称:“先以唐朝达贤一言一行列于谈次,其有事类相近,自唐至后唐、梁、蜀、江南诸国所得闻知者,皆附其末。”[4](序,1页)《北梦琐言》中有关江南的“所得闻知者”,涉及历史、文坛掌故、轶闻趣事等诸多方面,有较高的史料、

文献价值,现略举数例如下:

杭州连岁潮头直打罗刹石,吴越钱尚父俾张弓弩,候潮至,逆而射之,由是渐退。[4](前言,4页)

大中年,洪州处士陈陶者,有逸才,歌诗中似负神仙之术,或露王霸之说,虽文章之士,亦未足凭。[4](卷5,34页)

唐李绅性刚直,在书中与李卫公相善,为朋党者切齿。镇淮海日,吴湘为江都尉……[4](卷6,42页)

唐通义相国崔魏公铉之镇淮扬也,卢丞相耽罢浙西,张郎中铎罢常州,俱过维扬谒魏公。[4](卷6,43页)

唐中和中,有士人苏昌远,居苏台属邑,有小庄去官道十里。吴中水乡,率多荷芰。[4](卷9,70页)

唐薛准官至员外郎,丧乱后,不养继母,盘桓江淮间,道门寄榻。游江南……[4](卷10,81页)

吴兴沈徽,乃温庭筠诸甥也。[4](卷20,137页)

……

这些与江南有关的记述,其材料来源大多已难以确知。它们或系作者在蜀中、荆南等处异地辗转闻知,或在远行江南时得以知晓,或在游历江南时亲历亲见,但有一点是确信无疑的,那就是“生自岷峨,官于荆郢”[4](序,1页)的作者对其郡望富春乃至江南的眷眷深情。

三

除了江南之行外,孙光宪似还曾有过湖湘之行,但其年代尚难以确定。湖湘,指洞庭湖和湘江一带,五代十国时属楚国疆域。楚为与荆南相邻之又一大国,马殷所建,极盛时其辖区有20余州,置五节度,约为今湖南全省、广西东北部及贵州、广东之一部份。

马殷在后唐明宗天成二年(927)建国,他保境息民,奉行“远交近攻”之策,曾几次与吴国军队交手,虽实力不如吴,但终能击败吴。楚与荆南在后唐明宗天成二年(927)、天成三年(928)时曾几度开战(详前文),互有胜负。天成四年(929),高从海袭位

言,因其父高季兴曾称藩于吴,“乃因楚王(马)殷以谢罪于唐”[2](卷276,9030页)。可以说,在孙光宪任职荆南后,荆南与楚的关系复杂而微妙。

孙光宪的词作里不止一次提到湖湘地区。如《浣溪沙》:

蓼岸风多橘柚香,江边一望楚天长,片帆烟际闪孤光。目送征鸿飞杳杳,思随流水去茫茫,兰红波碧忆潇湘。[8](卷6,790页)

又如《河渌神》:

江上草芊芊,春晚湘妃庙前。一方卵色楚南天,数行征雁联翩……[8](卷6,806页)

再如《酒泉子》:

……展屏空对潇湘水,眼前千万里。泪淹红,眉敛翠,恨沉沉。[8](卷6,813页)

这些作品中,《浣溪沙》写江畔送别,抒发了依惜别的深情;《河渌神》写女子望远怀人;《酒泉子》写春日闺中相思的愁苦。词中所写,大体属词的传统题材,而其中的“景语”或实或虚,均系于湖湘之地,似可作为孙光宪曾有湖湘之行的佐证。

综而论之,孙光宪曾有江南、湖湘之行。由于孙光宪长期任职于荆南,而荆南与吴及南唐关系密切,与楚关系复杂微妙,其江南、湖湘之行尤其是江南之行,有很大可能在孙光宪任职荆南期间。

参考文献:

- [1] 乔象钟,陈铁民主编. 唐代文学史[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
- [2] 司马光. 资治通鉴[M]. 北京:中华书局,1956.
- [3] 吴任臣. 十国春秋[M]. 北京:中华书局,1983.
- [4] 孙光宪. 北梦琐言[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 [5] 永瑢等. 四库全书总目[M]. 北京:中华书局,1983.
- [6] 姜方铤. 蜀词人评传[M]. 成都:成都古籍书店,1984.
- [7] 彭定求等. 全唐诗[M]. 北京:中华书局,1960.
- [8] 张璋,黄畬. 全唐五代词[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Examination of Sun Guangxian's Tour to Jiangnan and Huxiang

ZHAO Xiao-lan

(Chinese Institute, Sichuan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8, China)

Abstract: Sun Guangxian's tours to Jiangnan and Huxiang, especially that to Jiangnan, are most likely occur during his officiating in Jingnan. The relations with Wu and Nantang are the most important part of Jingnan's foreign relation.

Key words: Sun Guangxian; Jiangnan; Huxiang

[责任编辑:李大明]